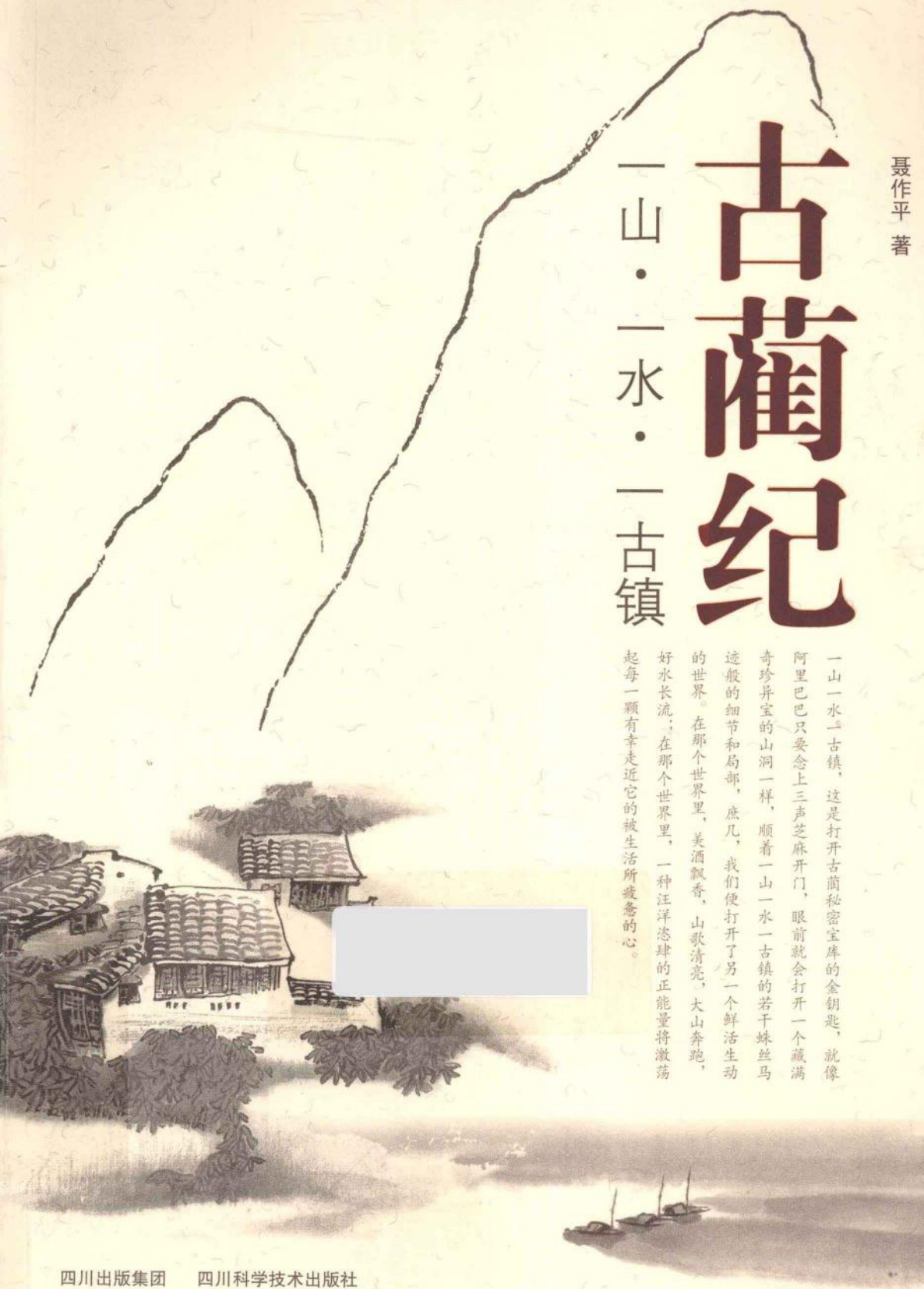


聂作平 著

古蔺纪

一山·一水·一古镇

一山一水一古镇，这是打开古蔺秘密宝库的金钥匙，就像阿里巴巴只要念上三声芝麻开门，眼前就会打开一个藏满奇珍异宝的山洞一样，顺着一山一水一古镇的若干蛛丝马迹般的细节和局部，庶几，我们便打开了另一个鲜活生动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美酒飘香，山歌清亮，大山奔跑，好水长流，在那个世界里，一种汪洋恣肆的正能量将激荡起每一颗有幸走近它的被生活所疲惫的心。



聂作平 著

古蔺纪

一山·一水·一古镇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蔺纪: 一山一水一古镇 / 聂作平著.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364-7676-9

I. ①古… II. ①聂… III. ①随笔—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9607 号

选题策划 / 涂国学

责任编辑 / 程蓉伟

装帧设计 / 程蓉伟

责任出版 / 周红君

摄影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成 王丽福 文 龙 成 林 孙慧珠

李 屏 沈震宇 张云峰 张云龙 罗明恩

岳广川 康 宁 程蓉伟

(本书另有部分图片由古蔺县旅游局提供)

GULINJI

古蔺纪

一山·一水·一古镇

聂作平 著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 编 610031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4

印 刷 四川盛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64-767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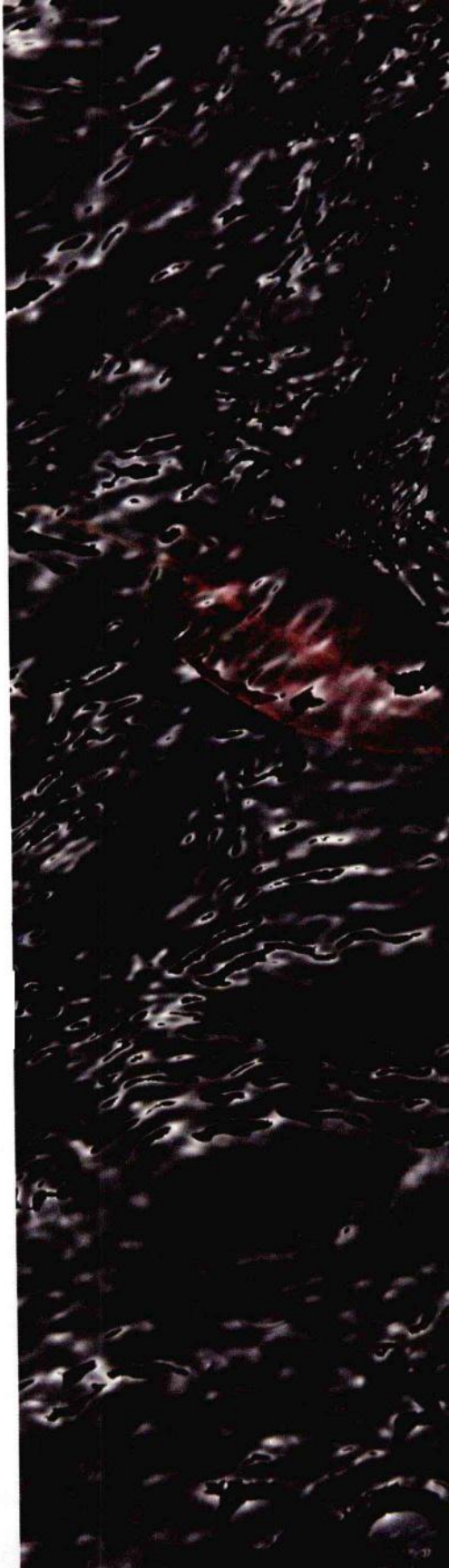
定 价 68.00 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地址: 四川成都三洞桥路 12 号

电话: 028-87734035 87734556 邮编: 610031

如需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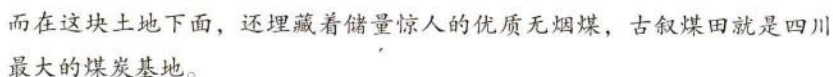
赤水河流域示意图

这就是古蔺（代序）

很多人知道古蔺，一是因为郎酒，二是因为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而在世人的一般印象中，古蔺是这样一个地方：远离中心城市，山区，贫困县，酱酒产地，郎酒故乡，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

其实，只要你稍稍深入进去，在古蔺那些大山的皱褶里走走，和那些上了岁数的老人摆摆龙门阵，看看那些几百上千年来一直矗立在乡间地头的石雕和老木屋，到县城里那些漂亮的广场边的茶摊上品当地的牛皮茶，听听无处不有的广场舞蹈散发出的喧闹声乐，古蔺的形象便会一下子丰满起来。你就会知道，古蔺不仅有郎酒和四渡赤水的太平古镇，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酒文化和红色文化，还有无比丰富悠久的民族文化、码头文化和盐运文化。

乌蒙山支系大娄山的余脉和穿行其间的赤水河构成了古蔺基本的地形地貌，这山这水在几亿年间的自然演变中形成的森林、河流、矿产，以及山水间独特的气候形成了古蔺建设和发展的基础。赤水河是中国唯一一条未被污染的河流——在今天这个浊水横流的时代，这是一条多么幸福的河流啊——拜这里独特的气候和物候所赐，赤水河上游流经的四川古蔺和邻居贵州仁怀是中国酱香型白酒的唯一产地，古蔺酱香型白酒的产量占中国酱香型白酒产量的将近一半，酱香型白酒的两朵金花茅台和郎酒就分别产于贵州仁怀和四川古蔺。古蔺境内的黄荆原始森林与重庆江津四面山原始森林、合江福宝原始森林是分属于不同行政区域的同一片原始森林，而古蔺黄荆原始森林就是北纬28度线上唯一一片原始森林中唯一一块未被开发的处女地。黄荆原始森林秀雅的景致让中国最牛的旅游专家魏小安兴奋不已，并将其称之为川南的“九寨沟”。隐身于这片原始森林的高山之巅、海拔近2000米的高山湖泊——红龙湖——则被有幸一睹芳颜的游人们誉为四川的“天池”。而那些散布在各个乡镇的小台地、小峡谷则被来自北上广等大都市的驴友们惊呼为“桃花源”和袖珍版的“香格里拉”。这片土地还特别适合生长一种神奇的植物——烤烟，古（古蔺）叙（叙永）地区、攀西河谷、玉溪并称为中国的三大优质烤烟基地，那些售价动辄上百元的高档烟里就有来自古蔺大地上蓬勃生长的烟叶。这是古蔺这块土地的表象。



而在这块土地下面，还埋藏着储量惊人的优质无烟煤，古叙煤田就是四川最大的煤炭基地。

古蔺这个地方，和中国所有的县级行政区一样，有着漫长的物理意义上的地质历史，但在这块土地上，人类活动的历史则要远远长于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据从古蔺野猫洞出土的人类化石来看，早在一万三千年前，古蔺就有人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蔺的人文历史，要远远长于中国绝大多数地方。

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今天散布在中国西南几省的苗族和彝族，都曾经生活在古蔺这块土地上，他们留下的民族基因至今都还在深刻地影响着古蔺的一切。上个世纪30年代，这片土地上还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这场战役中，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不仅使其成为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军队和中国的命运。因此，古蔺的太平渡口就因中国工农红军曾在此两渡赤水而被人们称为“天下第一渡”。也因此，古蔺太平便成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军人心目中少有的几个“圣地”之一。

这就是古蔺，这就是本书要告诉你的古蔺。这些有别于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就是古蔺的独特优势，也是古蔺的后发优势之所在。

其实，独特就是古蔺的优势，她没必要和那些如狼似虎的强县们一个样，只要这里的树愈发青葱，这里的水更加碧绿，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富足，这个地方就永远都是美丽的。就好像选择这本书的作者一样，纯粹的诗人不行，纯粹的小说家也不行，她需要的是有人文情怀的文化学者，更重要的是要和这个地方有缘，于是，我们选择了聂作平。这个选择不仅来自于对他作品的阅读，更来自于与他长期的交往和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古蔺纪》其实就是我们古蔺这片土地的爱的阐述。对这本充满我们心血和爱意的小书，我相信，读者们是会喜欢的。当然，这是必须的。

涂国学

2013年5月7日

目录

序 篇

一山一水一古镇

001

第一章

大娄山的馈赠

019

1 地球北纬28°度最后的处女地

020

2 养在深闺的好风景

036

3 藏在山腹里的传奇

053

4 大山的珍藏

072

5 苗家的浪漫时光

090

古蔺纪

一山·一水·一古镇



第二章

赤水河的诱惑

097

1 中国唯一未遭受工业污染的大河

098

2 中国唯一的美酒河

112

3 中国最著名的红色之河

125

4 一条滋味弥漫的河

134

5 那些生生不息的水陆码头

147

第三章

太平，逝者如斯

183

1 沉甸甸的旧时光

184

2 古镇的红色记忆

198

3 变迁的生活

210

序篇

一山一水一古镇

一山一水构成了古蔺自然地理的主要骨架，同时也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蔺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不可估量的影响。或许我们可以说，古蔺之所以成为古蔺，古蔺人之所以成为古蔺人，就在于它宿命般地拥有这一山一水。



雨意淋漓的六月，大盆地像被放置在一只巨型花洒下面。我独自驱车，奔向南方——成都的南方，四川的南方。从地图上看，那是四川最偏远的东南端，它像一座由四川支挺而出的半岛，突兀地向东南方向延伸——如果与之相邻的贵州真的是一片海洋的话，那它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半岛了。

400 多公里的路途，居然耗费了近 5 个小时，一个原因自然是从成都开始就一路纠缠不休的雨水；另一个原因则是，当高速公路在距那个地方还有 30 多公里时便扭头而去，我的车轮之下出现的是另一条蜿蜒的山路。涉寒溪越峻岭的山路如同一条扭曲的长蛇，时而探进林子，时而翻上山脊，时而又穿过冷清或热闹的场镇。不时横空出世的浓雾，常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在车头，将我孤独的越野车裹在一团带着寒意与寂寞的白色之中，我不得不小心地放慢车速，警惕地注视着挡风玻璃前面随时可能大幅度转向的道路，以及道路之下深切笔直的山谷。山谷里，大面积的绿色野性生长，像是要拼了老命和两旁的山峰誓比高低，而偶尔一两户人家屋顶上升起的一两朵暖意的炊烟，则让人发



自心底地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

这其实并不是我第一次去那里，当然更不是最后一次。只不过，烟雨里的行程更容易让人记忆深刻、弥远。近5个小时之后，当我和疲惫的汽车一同慢慢驶进一朵朵橘红的灯光下时，我知道，我和这个地方必将会有一些邂逅和交集。

这个地方叫古蔺。四川东南边的一个被群山环伺，大河缠绕的边僻之地。

几个月后的秋冬之际，我又一次踏上了前往古蔺的路途。这一次没有无边的细雨，而是铺天盖地的阳光，四川盆地的冬天里像金子一样珍贵的阳光。但路途仍然遥远，在与古蔺交界的叙永震东，作为西南出海辅助通道的纳黔高速笔直地伸向更南边的贵州，而通往古蔺的道路却在东边，一条连接高速正在紧锣密鼓地修筑中，也许要不了多久，就可以一路高速直奔古蔺。但现在依旧是那条蜿蜒而固执的山路，它随着地形斗转蛇行，从刚进入县境的乌龙开始，大地就不断向着天空的方向抬升，到了箭竹乡境内，公路已经翻到了一列大山的脊梁之上，升腾的云雾如同朴素的棉花遮住了山谷对面的村庄，却能听得见一阵悠长的号子从对面传来。看看海拔，已经从山下的400多米，上升到了1600多米，虽然高差只有1200米，但由于距离甚短，因而颇能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坡度之大之陡——古蔺地处云贵高原边缘与四川盆地边缘的交汇地带，大约就能从这里得出结论。





大山深处，阳光如同被风吹散，一些经秋的霜叶挂在两旁山梁上，红得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而一些星星点点的菊花，则如同捧月的众星，开放在霜叶下面的悬崖上或是溪沟边。可以说，入目都是生动流淌的风景，只是这风景没有人来赏识。同样是风景，有的风景注定是落寞的。

或许，这样的场景对整个古蔺来说也是一种寓言或暗示——虽然美景连绵，虽然佳味成阵，虽然好酒如林，但因为距离，真正能够深入这里的外人依然太少。在这个功利的年代，许多人都忘了这样一个真理：真正有内涵的人与物，总是需要和人间保持必要的距离。因了这距离，美才得以发酵，才得以肆意、生动、无所顾忌。

作为一个在南方生活了 40 来年的人，我熟悉南方的日出日落与花开花谢，但严格地讲，长年雾气弥漫乃至有所谓蜀犬吠日之说的成都，算不算得上真正的南方，我并没有底。与此相比，距成都将近 500 公里的古蔺，无疑是更为纯粹的南方。在这里，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少雨，冬天干燥寒冷，轮回的四季如同一个喜怒必形于色的直爽汉子，那么坦率，那么分明。至于南方的秀丽与婉转，温柔与深情，在这里，就像漫山遍野的菊花一样自然生长，任君采撷。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我穿行于古蔺的城市乡村，徘徊于古蔺的山径森林，品尝古蔺的美食美酒，感悟古蔺的民俗民情，阅读古蔺的历史现实。我相信，作为一个与这片古老土地匆匆之间有着一段缘分的外地人，古蔺，业已成为我的故乡之外，我最了解和最亲切的地方。

在古蔺，我时常联想起大约十年前身为文艺青年时写的一首诗，那首诗叫做《在南方》，无端地，我觉得冥冥之中，它应该就是写给古蔺的，虽然彼时我还在成都那座铅灰色的城市里艰难谋生，还与遥远的古蔺是两条不曾交集的平行线。但是，有一些情感，是一种叫缘分的东西注定了的：

在南方，鲜花环绕着山岗和溪水
不易察觉的四季，仿佛四只
滚动的铜铃。是谁伸出双手
将它们轻轻摇响？在南方
在南方高大而忧郁的河水之上

回家的游子再一次接近了天上的流星

在南方，一个孩子和一只红色的蜻蜓
都源于一次，夏日的雷雨
无法想像的昨日，再一次重现
当清风抚过模糊的阳光，在南方
在幽暗的埋葬着童年的庭院
我听见昨日的爱情由远而近

在南方，众多的山峰奔向蓝天
众多的计划和苍生呵，比如落日
比如孤雁，比如成长的伤口
总是由梦想和失落组织

哦，在南方，在供我成长的南方大地
风是南的，水是南的，花开和成长
也是南方之南呵。如果有谁
在这个世界再一次挽留我
众多的排浪一定会将它们推向天空
而我——我有一颗高贵而南方的心脏
我有一个南风里生生不息的乳名

从地理沙盘上可以看到，气势磅礴的云贵高原山脉交叉，沟壑纵横，而与之相邻的四川盆地则平坦深陷，盆地与高原的不同景象在咫尺之间，直观地表达出来。古蔺作为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结合部或者说缓冲地带，它既不同于云贵高原的高峻宏大，也不同于四川盆地的低缓娟秀。在高原与盆地之间，古蔺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古蔺县志》在介绍该县的自然地理时，用十分专业的语言写道：“古蔺，

地质构造属扬子江淮地台，滇黔川鄂台坳，大娄山褶皱构造带。处于川南东西向构造体系与黔北华夏构造的复合部位。”这段描述，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如同天书。那么，在此，我们可以用更通俗更生动的语言加以解释。

众所周知，与地质年代相比，不要说人生的短短百年，即便是人类的五千年文明史，也短暂得如同白驹过隙。就在恐龙从繁荣走向灭亡的侏罗纪末期到白垩纪初期，也就是从 1.34 亿年前到 6500 万年前的这段漫长光阴里，在我国的众多地区，地壳因受到强有力的挤压，原本相对平坦的大地就像一张两端受力的钢板，慢慢向上拱起，这在地理上叫做褶皱隆起。褶皱隆起的结果就是大地上出现了一系列绵亘的山脉。其中，位于北京附近、曾被李白浪漫地歌唱过这里的雪花，曾被李贺苦恼地描写过这里的月亮的燕山，便是这一时期隆起的众多山脉的代表。是故，地质学家们把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强烈地壳运动称作燕山运动。就在大地剧烈变迁的燕山运动时期，在今天的贵州北部，一条绵延约 300 公里的山脉缓慢形成。这条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像一条有着众多爪子的巨型昆虫，它的主体在贵州，但其众多的爪子——也就是主体边缘的支系山脉——努力地延伸到了重庆和四川。这列山脉在大山众多的西部，论高度显然微不足道，它的平均海拔只有区区 1500~2000 米，即便是其主峰，也不过 2251 米。不过，这列山脉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是它在山脉家族里资历很老，它甚至要比我们这颗星球上的制高点珠穆朗玛峰，还要早上整整 5000 万年；其二是



它虽然绝对海拔不高，但相对高差却不小，大多数地方的高差都在 500 米以上，越到北部，高差越是明显，因而行走在这列山脉中，入目皆是幽深的沟谷和直上直下的悬崖，那些陡直的悬崖连最善行走山路的岩羊也望而生畏。

这列山脉就是大娄山。作为赤水河和乌江的分水岭，大娄山的北端自西向东南呈 S 形纵横古蔺中部，从西北的黄荆老林和笋子山，到西南的跑马坪，古蔺境内群峰林立，它们都属于大娄山北段尾部。据统计，从贵州北行至古蔺的大娄山，一共在古蔺境内形成了较大的山峰 486 座，从这些山峰之间流淌而出的泉水和涧水，形成了密如蛛网的 225 条河流和小溪。

值得一提的是，大娄山的引人注目，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列山脉中的一座著名关隘——娄山关。这个出川入黔的交通孔道和军事要隘，“北拒巴蜀，南扼黔桂”，古曰天险，人称黔北第一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35 年 2 月，从江西挥师湖南，又由湖南辗转入黔、川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在娄山关前歼灭黔军 4 个团，并一举攻克娄山关。这是红军自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为后来遵义战役的大获全胜奠定了基础。据亲历者回忆，红军在占领娄山关附近的桐梓后，为了减轻行军压力，林彪曾建议缓慢地接近易守难攻的娄山关，以便给部队以喘息的机会。彭德怀持反对意见，认为应趁敌军尚未集结，一鼓作气拿下娄山关。最终军事委员会同意了彭德怀的意见，于第二天拂晓发



起进攻，很快就拿下了被称为天险的娄山关。为此，诗人毛泽东异常兴奋，在马背上吟成了一首词，即为流传至今的《忆秦娥·娄山关》，词曰：“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距离那次令人心驰神往的激战 70 年之后，一个深秋的下午，我来到了娄山关上。当年曾惊天动地的大炮还在，作为旅游原件与怀古线索，被精心安置在了关楼旁的墙垛边。站在关楼远眺，群山逶迤远去，如同一群黛青色的野马，向着天际狂奔，而群山之上，一轮大得有些夸张的落日，正在抖落辽阔而厚重的血红……

与拥有娄山关这样的铁壁雄关的大娄山主体部分相比，正在向盆地变幻的位于古蔺境内的大娄山北部尾端，虽然也不乏如同娄山关那样的险恶要冲，同时也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活动区域，但很显然，古蔺的大娄山缺少贵州大娄山的名气和影响。与贵州的大娄山因拥有娄山关而让人有历史的沧桑之感和怀古的悠远之感相比，古蔺的大娄山是一列更加平凡更加平实，从而也更加贴近生活与生命的山。

低山河谷、低山槽谷、中山熔岩和中山峡谷，这是古蔺地貌的四种类型，可以说，这四种类型的地貌，全都和纵贯全境、与古蔺县域相始终的大娄山密切相关。换言之，古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山区。山区的特点，决定了这里大面积都是陡险的高山深谷，而像珍珠那样点缀于山间的小平坝如此来之不易。当那些世居深山的汉子，担着山货从笋子山、从红梁子山、从乌公山、从马耳山等等大娄山的有名或无名的山梁上，穿小径，越危岩，涉寒溪，跨幽涧，然后好不容易走到白沙或是德耀、永乐等大大小小的坝子上，面对那一块块与真正的平原相比，相差得不可以道里计的小平原时，他们原本凛冽的眼神开始变得柔和。在四周均以苍翠无言的大山为背景的小平原上，沉重的生活似乎在这里打了一个小小的、却足以让人喘一口气的逗号。

前面说过，苍茫天空下横行奔走 300 余公里的大娄山，它以其陡然耸立的猫背一般的山梁，分开了两条著名的河流，从而成为这两条著名河流的分水岭。这两条河流都是中国南方文明的哺育者长江的一级支流。它们一条是乌江，乌江又名延江，发源于贵州省西北部的威宁县，东北流至息烽县后始称乌江，再

经思南、沿河等地折入重庆，于涪陵注入长江，全长 1037 公里。

另一条是赤水河。

与乌江相比，赤水河要短得多，只有乌江的一半，全长 523 公里。但对古蔺人来讲，如果说大娄山是父亲山的话，那么赤水河就是货真价实的母亲河。大娄山如同天外飞来的不可逾越的绿色长城，自古以来就是行路难的具体表征，但绕着大娄山迂回蜿蜒的赤水河，当然还有大娄山古老林子里那些依靠人力和畜力踩出来的弯弯小径，它们一同成为古蔺与外面世界相连接的神秘孔道。因为这孔道的存在，尽管古蔺困居深山，在群山四合的暮色中被放逐，但它仍然能感受到外面世界的喧哗与骚动。

一山一水构成了古蔺自然地理的主要骨架，同时也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蔺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的、不可估量的影响。或许我们可以说，古蔺之所以成为古蔺，古蔺人之所以成为古蔺人，就在于它宿命般地拥有这一山一水。是的，生活在怎么样的地理环境中，这是一种无法更改的宿命。就好比生在草原，自然就得和马匹、牛羊、往来搬迁的游牧生活不可避免地水乳交融一样，生在一山一水的古蔺，自然就得和这山、这水，以及由这山这水牵丝引线出的无数难以穷尽的细节息息相关，直到自己的人生也成为这一山一水的一部分。

地理位置的偏远、地表的崎岖和地力的贫瘠，造成了古蔺千年以降的穷困——偏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远离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长期以来，只能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地表的崎岖，决定了这里交通极其不便，开门是山，出户是山，虽有一条奔流于高山峡谷中的赤水河，但滩多水急，只能是一条充满艰险的水上天路；至于地力的贫瘠，则决定了这里物产不丰——那些坚硬的喀斯特地表，根本无法与同属四川的天府之国的肥沃平原和紫色盆地相提并论。当然，幸好这里还有赤水河及其支流冲刷出的沿河平坝与河谷，只不过，这样的平坝与河谷所占份额实在少得可怜。因此，多年以来，古蔺都是一个贫困之地，这个贫困之地，坐拥奇山异水与富贵繁华隔河相望。清朝雍正年间，一个叫陈定策的古蔺人曾在一篇给上级的呈文中，对古蔺的窘境，无比心酸地写道：